

陽明全書

甲子十月
根源

陽明全書

第六冊

陽明全書卷之六

附錄 年譜

先生諱守仁，字伯安，姓王氏。其先出晉光祿大夫覽之裔，本鄉郡人。至曾孫右軍將軍羲之，徙居山陰。又二十三世，迫功郡，自達溪徙餘姚。今遂爲餘姚人。壽五世孫綱，善鑑人，有文、武才，國初，誠意伯劉伯溫薦爲兵部郎中，擢廣東參議，死苗難。子彥達，綴羊革裹尸歸，是爲先生五世祖。御史郭純上其事於朝，廟祀增城。彥達號感碩漁隱，字高祖，諱興準，精禮易，嘗著易數千言，水經間，朝廷舉道逸不起，號遁石翁。曾祖諱世傑，人呼爲槐里子，以明經貢太學卒。祖諱天敘，號竹軒，魏營齋，勸管立傳，叙其環堵蕭然，雅歌豪吟，胸次灑落，方之陶靖節、林和靖。所著有竹軒稿、江湖雜稿，行於世。封翰林院修撰。自槐里子以下，兩世皆贈嘉議大夫，禮部右侍郎，追贈新建伯。父諱華，字德輝，別號實菴，晚稱海日翁，嘗讀書龍泉山中，又稱爲龍山公。成化辛丑，賜進士及第第一人，仕至南京吏部尚書，兼封新建伯。龍山公常思山陰山水佳處，又爲自餘徙越城之光相坊居之。先生嘗築室陽明洞，洞距城東南二十里，學者或稱陽明先生云。

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，先生生。

是爲九月三十日，太夫人鄭娠十四月，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，雲中鼓吹送兒授岑，岑驚寤，已聞啼聲，祖竹軒公異之，卽以雲名。鄉人傳其夢，指所生樓曰瑞雲樓。

十有二年丙申，先生五歲。

先生五歲不言，一日與羣兒嬉，有神僧過之曰：「好箇孩兒，可惜道破。」竹軒公悟，更今名，卽能言。一日，誦竹軒公所嘗讀過書，訝問之，曰：「聞祖讀時已默記矣。」

十有七年辛丑，先生十歲，皆在越。

是年，龍山公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。

十有八年壬寅，先生十一歲，寓京師。

龍山公迎養竹軒翁，因攜先生如京師。先生年纔十一。翁過金山寺，與客酒酣擬賦詩，未成，先生從傍賦曰：「金山一點大如拳，打破維揚水底天。醉倚妙高臺上月，玉簫吹徹洞龍眠。」客大驚異，復命賦蔽月山房詩，先生隨口應曰：「山近月遠覺月小，便道此山大於月；若人有眼大如天，還見山小月更闊。」明年，就塾師。先生豪邁不羈，龍山公常懷憂，惟竹軒公知之。一日與同學生走長安街，遇一相士，異之曰：「吾爲爾相，後須憶吾言。」鬚拂頤，其時入聖境，鬚至上丹臺，其時結聖胎，鬚至下丹田，其時聖果圓。」先生感其言，自後每對書輒靜坐凝思。嘗問塾師曰：「何爲第一等事？」塾師曰：「惟讀書登第耳。」先生疑曰：「登第恐未爲第一等事，或讀書學聖賢耳。」龍山公聞之，笑曰：「汝欲做聖賢耶？」

二十年甲辰，先生十三歲，寓京師，

母太夫人鄭氏卒。居喪哭泣甚哀。

二十有二年丙午，先生十五歲，寓京師。

先生出遊居庸三關，卽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。詢諸夷種落，悉聞備禦策，遂胡兒騎射，胡人不敢犯。經月始返。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，賦詩曰：「卷甲歸來馬伏波，早年兵法鬚毛皤；雲埋銅柱雷轟折，六字題文尙不磨。」一時畿內石英王勇盜起，又聞秦中石和尚劉千斤作亂，屢欲爲書獻於朝，龍山公斥之爲狂，乃止。

孝宗弘治元年戊申，先生十七歲，在越。

七月，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。

外舅諸公養和爲江西布政司參議，先生就官署委禽，合卺之日，偶閒行，入鐵柱宮，遇道士趺坐一榻，卽而叩之，因聞養生之說，遂相與對坐忘歸。諸公遣人追之，次早始還。

官署中蓄紙數篋，先生日取學書，比歸，數篋皆空。書法大進，先生嘗示學者曰：「吾始學書對橫古帖，止得字形，後舉筆不輕落紙，凝思靜慮，擬形於心，久之始通其法。」既後讀明道先生書曰：

「吾作字甚敬，非是要字好，只此是學。既非要字好，又何學也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，只在心上學，此心精明，字好亦在其中矣。」後與學者論格物，多舉此爲證。

二年己酉，先生十八歲，寓江西。

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。

是年先生始慕聖學，先生以諸夫人歸，舟至廣信，謁婁一齋諒，語宋儒格物之學，謂聖人必可學而至，遂深契之。明年，龍山公以外艱歸姚，命從弟冕、階、宮及妹塔牧相與先生講析經義，先生日則隨衆課業，夜則搜取諸經子史讀之，多至夜分，四子見其文字日進，嘗愧不及，後知之曰：「彼已游心舉業外矣，吾何及也！」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諷，一日悔之，遂端坐省言，四子未信，先生正色曰：「吾昔放逸，今知過矣。」自後四子亦漸斂容。

五年壬子，先生二十一歲，在越。

舉浙江鄉試

是年，場中夜半見二巨人，各衣緋綠，東西立，自言曰：「三人好作事。」忽不見。已而先生與孫忠烈燧，尚書世甯同舉。其後宸濠之變，胡發其奸，孫死其難，先生平之，咸以爲奇驗。

是年，爲宋儒物格之學。先生始侍龍山公于京師，徧求考亭遺書讀之。一日，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麤，一草一木，皆涵至理，官署中多竹，卽取竹格之，沈思其理不得，遂遇疾。先生自委聖賢有分，乃隨世就辭章之學。明年春，會試下第，縉紳知者咸來慰諭。宰相李西涯戲曰：「汝今歲不第，來科必爲狀元，試作來科狀元賦。」先生懸筆立就，諸老驚曰：「天才！天才！」退有忌者曰：「此子取上第，目中無我輩矣。」及丙辰會試，果爲忌者所抑。同舍有以不第爲恥者，先生慰之曰：「世以不得第爲恥，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。」識者服之。歸餘姚，結詩社龍泉山寺，致仕方伯魏瀚，平時以雄才自放，與先生登龍山對弈聯詩，有佳句輒爲先生得之，乃謝曰：「老夫當退數舍。」

十年丁巳，先生二十六歲，寓京師。

是年，先生學兵法。當時邊報甚急，朝廷推舉將才，莫不遑遽。先生念武舉之設，僅得騎射搏擊之士，而不可以收韜略純馭之才，於是留情武事，凡兵家祕書，莫不精究，每遇賓宴，嘗聚果核列陣勢爲戲。

十一年戊午，先生二十七歲，寓京師。

是年先生談養生。先生自念辭章藝能，不足以通至道，求師友于天下，又不數遇，心特惶惑。一日，讀晦翁上宋光宗疏，有曰：「居敬持志，爲讀書之本；循序致精，爲讀書之法。」乃悔前日探討雖博，而未嘗循序以致精，宜無所得；又循其序，思得漸漬浹浹，然物理吾心，終若判而爲二也。沈鬱既久，舊疾復作，益委聖賢有分。偶聞道士談養生，遂有遺世入山之意。

十有二年己未，先生二十八歲，在京師。

舉進士出身。

是年春，會試舉南宮第二人，賜二甲，進士出身第七人，觀政工部。

疏陳邊務。

先生未第時，嘗夢威甯伯遺以弓劍。是秋，欽差督造威甯伯王越墳，馭役夫以什伍法，休食以時，暇卽驅演八陣圖。事竣，威甯家以金帛謝，不受，乃出威甯所佩寶劍爲贈，適與夢符，遂受之。時有星變，朝廷下詔求言，及聞達虜猖獗，先生復命上邊務八事，言極剴切。

十有三年庚申，先生二十九歲，在京師。

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。

十有四年辛酉，先生三十歲，在京師。

奉命審錄江北。

先生錄囚，多所平反，事竣，遂遊九華，作遊九華賦，宿無相化城諸寺。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，

待以客禮，請問，蔡曰：「尙未。」有頃，屏左右引至後亭，再拜請問，蔡曰：「尙未。」問至再三，蔡曰：「汝移堂後亭禮雖隆，終不忘官相。」一笑而別。聞地藏洞有異人，坐臥松毛，不火食，歷崑崙訪之，正熟睡，先生坐傍撫其足，有頃，醒，驚曰：「路險何得至此？」因論最上乘曰：「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箇好秀才。」後再至，其人已他移，故後有會心人遠之歎。

十有五年壬戌，先生三十一歲，在京師。

八月疏請告。

是年，先生漸悟仙釋二氏之非。先是五月復命，京中舊遊俱以才名相馳聘，學古詩文。先生歎曰：「吾焉能以有限精神，爲無用之虛文也！」遂告病歸越，築室陽明洞中，行導引術。久之，遂先知。一日，坐洞中，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，方出五雲門，先生卽命僕迎之，且歷語其來蹟。僕遇諸途，與語良合，衆驚異，以爲得道。久之，悟曰：「此簸弄精神，非道也。」又屏去，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，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，因循未決。久之，又忽悟曰：「此念生是孩提，此念可去，是斷滅種性矣。」明年，

遂移疾錢塘西湖，復思用世，往來南屏虎跑諸刹，有禪僧坐關，三年不語不視，先生喝之曰：「這和尚終日巴巴說甚麼？終日眼睜睜看甚麼？」僧驚起，即開視對語。先生問其家，對曰：「有母在。」曰：「起念否？」對曰：「不能不起。」先生即指愛親本性諭之，僧涕泣謝，明日問之，僧已去矣。

十有七年甲子，先生三十三歲，在京師。

秋，主考山東鄉試。

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，試錄皆出先生手筆。其策問議國朝禮樂之制，老佛害道，由於聖學不明，綱紀不振，由於名器太濫，用人太急，求效太速，及分封清戎，禦夷息訟，皆有成法。錄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。

九月，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。

十有八年乙丑，先生三十四歲，在京師。

是年先生門人始進，學者溺於詞章記誦，不復知有身心之學。先生首倡言之，使人先立必爲聖人之志。聞者漸覺興起，有願執贊及門者。至是專志授徒講學。然師友之道久廢，咸目以爲立異好名。惟甘泉湛先生若水，時爲翰林庶吉士，一見定交，共以倡明聖學爲事。

武宗正德元年丙寅，先生三十五歲，在京師。

二月，上封事，下詔獄，謫龍場驛驛丞。

是時，武宗初政，奄瑾竊柄。南京科道戴銑、薄彥徽等，以諫忤旨，逮繫詔獄。先生首抗疏救之。其言：「君仁臣直，銑等以言爲責，其言如善，自宜嘉納；如其未善，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。乃今赫然下令，遠事拘囚，在陛下不過少示懲創，非有意怒絕之也；下民無知，妄生疑懼，臣切惜之。自是而後，雖有上關宗社，危疑不制之事，陛下孰從而聞之？陛下聰明超絕，苟念及此，甯不寒心？伏願追收前旨，使銑等仍舊供職，擴大公無我之仁，明改過不吝之勇，聖德昭布遠邇，人民胥悅，豈不休哉！」疏入，亦下詔獄。已而廷杖四十，既絕復甦。尋謫貴州龍場驛驛丞。

二年丁卯，先生三十六歲，在越。

夏，赴請至錢塘。

先生至錢塘，瑾遣人隨偵，先生度不免，乃託言投江以脫之。因附商船遊舟山，偶遇颶風大作，一日夜至閩界，比登岸，奔山徑數十里，夜扣一寺求宿，僧故不納，趨野廟，倚香案臥，蓋虎穴也。夜半虎遶廊大吼，不敢入。黎明僧意必斃于虎，將收其囊，見先生方熟睡，呼始醒，驚曰：「公非常人也！不得然，無恙乎！」邀至寺，寺有異人，嘗識于鐵柱宮，約二十年相見海上，至是出詩，有「二十年前曾見君，今來消息我先聞」之句，與論出處，且將遠遁。其人曰：「汝有親在，萬一瑾怒，逮爾父，誣以北走胡，南走粵，何以應之？」因為善得明夷，遂決策返。先生題詩壁間曰：「險夷原不滯胸中，何異浮雲過太空。夜靜海濤三萬里，月明飛錫下天風。」因取問道由武夷而歸。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，從鄱陽往省，十二月，返錢塘，赴龍場驛。

是時，先生與學者講授，雖隨地興起，未有出身承當，以聖學爲己任者。徐愛，先生妹婿也，因先

生將赴龍場，納贄北面，奮然有志于學。愛與蔡宗堯、朱節同舉鄉貢，先生作別三子序以贈之。

三年戊辰，先生三十七歲，在貴陽。

春，至龍場。

先生始悟格物致知。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，蛇虺魍魎，蠱毒瘴癘，與居夷人，鴛舌雜語，可通語者，皆中土亡命。舊無居，始教之範士架木以居。時瑾憾未已，自計得失榮辱，皆能超脫。惟生死一念，尙覺未化，乃爲石墀自誓曰：「吾惟俟命而已！」日夜端居澄默，以求靜一。久之，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，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，又恐其懷抑鬱，則與歌詩，又不悅，復調越曲，難以談笑，始能忘其爲疾病夷狄患難也。因念聖人處此，更有何道？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，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，不覺呼躍，從者皆驚。始知聖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於事物者，誤也。乃以默記五經之言，證之莫不脗合，因著五經憶說。居久，夷人亦日來親狎，以所居湫溼，乃伐木構龍岡書院，及寅賓堂，何軒陋君子亭，玩易窩以居之。思州守遣人至驛，梅先生諸夷不平，共毆辱之，守大怒，言諸當道，毛憲

副科令先生請謝，且諭以禍福；先生致書復之，守慚服。水西安宣慰聞先生名，使人餽米肉給使令，既又重以金帛鞍馬，俱辭不受。始，朝廷議設衛於水西，既置城，已而中止，驛傳尙存，安惡據其腹心，欲去之，以問先生；先生遺書折其不可，且申朝廷威信令甲，議遂寢。已而宋氏會長有阿賈阿札者，叛宋氏，爲地方患，先生復以書諷諭之，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，民賴以甯。

四年己巳，先生三十八歲，在貴陽。

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。

是年，先生始論知行合一。始，席元山書提督學政，問朱陸同異之辨，先生不語。朱陸之學，而告之以其所悟，書懷疑而去。明日復來，舉知行本體，證之五經諸子，漸有省。往復數四，豁然大悟，謂聖人之學，復覩於今日；朱陸異同，各有得失，無事辯詰，求之吾性，本自明也。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，身率貴陽諸生，以所事師禮事之。

後徐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，決於先生，先生曰：「試舉看。」愛曰：「如今人已知父當

孝，兄當弟矣，迺不能孝弟，知與行分明是兩事。」先生曰：「此被私欲隔斷耳，非本體也。聖賢教人知行，正是要人復本體。故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：『如好好色，如惡惡臭。』夫見好色屬知，好色屬行。只見色時已是好矣，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。聞惡臭屬知，惡惡臭屬行，只聞臭時已是惡之，非聞後而始立心去惡也。又如稱某人知孝，某人知弟，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，方可稱他知孝知弟，此便是知行之本體。」愛曰：「古人分知行爲二，恐是要人用工有分曉否？」先生曰：「此正失卻古人宗旨。某嘗說知是行之主，意行實知之功。夫知是行之始，行實知之成，已可理會矣。古人立言，所以分知行爲二者，緣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，全不解思惟省察，是之爲冥行妄作，所以必說知而後行無繆。又有一種人，茫茫然懸空去思索，全不肯着實躬行，是之爲揣摸影響，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真。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，若見得時，一言足矣。今人卻以爲必先知，然後能行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，俟知得真時，方去行，故遂終身不行，亦遂終身不知。某今說知行合一，使學者自求本體，庶無支離決裂之病。」